

第

的

陈

映

真

世界

50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

On the 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Leftists of the 1950s

Chen Yingzhen's
Third World

50年代左翼分子的
昨日今生

*On the 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Leftists of the 1950s*

映

真

陈光兴
/ 著

东方出版中心

陈映真

的

第三世界

50年代左翼分子
的昨日今生

陈光兴

/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 / 陈光兴著. —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8

ISBN 978-7-5473-1142-4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映真(1937-2016)—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6925号

陈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字 数：95千字

印 张：6.875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1142-4

定 价：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目 录

作者小引(陈光兴)	1
一、“多少复杂的历史云烟,留待后人清理、总结、评说和继承”	9
二、“是一个大的理想大的志愿崩坏后的遗迹……”	19
三、“他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	47
四、“高东茂老师的那一双仓皇的、忧愁的眼睛”	59
五、“风声松了,我会回来拿,你大哥说……”	73

六、“在她的故乡中,成了异国之人……”	97
七、“没有人相害。这条路是我自己走的……”	151
八、“解放自己,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	177
参考书目	195
跋 《陈映真的第三世界》读后(王晓明)	201
陈映真简介	215

作者小引

陈光兴

这本小册子是我个人研究陈映真思想与文学的第二篇长文，受到贺照田与高士明两位先生的青睐收录在他们主编的书系中，在出版前向读者交代一点背景。

台湾战后经过长时期的戒严，1949到1987年间与当局不同的思想都会遭到打压乃至禁绝。作为台湾战后代左翼思想的代表性人物的陈映真正是这一历史的见证，除了1968到1975年锒铛入狱七年，他的文学创作与杂文也只能以隐晦绕路的方式来克服出版检查的机制，在暗夜中持续摸索前进。但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坚持与努力，才使左翼思想的香火在台湾没有全然熄灭，并成为今天我们重新理解台湾战后历史乃至20世纪中国历史的

重要线索。

本书所追溯的主要是陈映真五个文本中所提供的有关理解线索。这五个文本包括陈映真早期创作的《乡村的教师》(1960),80年代创作的《铃铛花》(1983)、《山路》(1983)、《赵南栋》(1987),90年代创作的《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1993),这五篇是陈映真文学中最为直接以左翼分子为主体的写作,关切的都是50年代入狱的地下党人及其家属,其中前四篇完成于风声鹤唳的戒严期间,显然是作家不顾外在情势的险峻而紧追左翼前辈们的产物。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他当时这种强烈的内在精神动力呢?

20世纪50年代是台湾、大陆、东亚区域与世界史的分水岭,两岸分断、全球冷战确立于此时,从此亲美反共成为台湾战后至今的基本思想走向,出道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台湾作家早有体会,不可触碰左翼禁忌。与国民党的左翼禁绝同时的,是接下来二十年国民党政权的“保台”发展成为分离主义的温床,结果是到80年代“台独”从暗流浮出地表。根据陈映真90年代的陈述,正是这样

一些强烈的危机意识使得他致力重返当年台湾地下共产党人的历史。50年代这批地下党人惨遭枪决、入狱，活下来的后来也事实上被监禁在整个社会总体上反共亲美的牢笼中。陈映真认为挖掘他们奋斗的历史就是在衔接被切断的史观，因为这不仅是把台湾重新连接上中国革命左翼路线的关键，也是在岛内的战斗位置上“克服民族内战、克服民族分裂”的关键。而且，只有重新接上当年地下党人反帝、反封建、重建公平公正社会的理想主义，才能真正理解当年他们不畏牺牲的思想与精神意义。

对我来说，重新梳理陈映真文学的重要性，在于让活在台湾的后生晚辈们清楚认识：左翼思想在台湾从来就是反压迫、争平等的理想主义的产物，而台湾战后半个世纪的路途表面看上去富裕繁荣，实际上问题多多，包括社会割裂、人心分化，包括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五十年间被割去左眼确实是主因之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台湾是少有的在主流政治舞台上没有左翼力量的地方，堪称“一枝独秀”。

也就是，重读陈映真对生活在台湾的我们而言，既是

在我们自身的土壤中找到思想资源，与历史重新相连，也是在破败的政治舞台废墟中通过看到前人未能完成的遗志，来勉励自己努力承接不该丢弃的理想主义精神。

2014年2月 于新竹宝山

陈映真的第三世界

50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

世界全变了，可是我国没什么变，人们则像弹片一样被拆散了。现在看起来好像一切都达成了。对于钱龌龊和自私的本能更让人厚颜无耻。不只是朋友，连家人、父母兄弟之间，财物都变成最重要的亲疏标准了。如果突然变穷，或是丧失了物质基础，就怎么样也没办法了。这样下去的话，有一天一定会很惨。陷入了惰性的**大众**，失去了理想主义只一味追求快乐的年轻人；政治使伪善与机会主义变成无法抗拒的目的，舆论的露骨造作与歪曲使大众堕落，这应该是过去暴力性支配的伤口吧。在自由长久被限制的社会中，害怕创造的力量或是精神上的丰盛，会厌恶变革。路还很长，你还在自己的位置，可是所有的价值观都被搞得乱七八糟，首先取得权力的人还是一样拥有强大的力量。

但我却很爱这里，为这里感到骄傲。我跟完成了这么多事的人活在同一个时代。在这些破烂堆中找出宝石，可以再度编织出发光的新衣。

.....

我有一次批判我朋友说，我们在那个时代谁都不爱，我们都不懂爱的方法，绝望地叫喊着。但是到了最近我打算修正这些话。在地上不管什么时候，人都会相爱。在世上每个时代显露的面貌都不同。就像在溪中被洗磨的石头，看着在日常生活中受折磨的朋友们，我希望他们不要沉溺在悔恨中。我尊重留在他们心中的人生深度，用更成熟的爱来看往日与期待未来。

——黄哲暎《悠悠家园》，第506—507页

一、“多少复杂的历史云烟，留待后人 清理、总结、评说和继承”

2010年春天，部分是为了延续些许的香火，持续扩散亚洲思想资源，部分是自私的为了准备写《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的第二篇^[1]，继续“参照研究”的路线^[2]，我在台湾“交通大学”开设了“分断文学：陈映真与黄哲暎”的课程，跟研究生一起交叉阅读两位作家从60年代至今的作品，尝试在参照中提出不同的问题。对学生而言，要深入陈映真的文本已经不是很容易，要进入黄哲暎的文学/

[1] 参见陈光兴(2010)。

[2] 我个人比较有意识地开始采用相互参照的知识方式，特别是韩国与中国台湾之间，参见陈光兴(2006, 2009)。

世界也就更难，不只是对韩国战后社会的陌生，而且是通过翻译阅读文学作品，即便译笔好，还是有些隔膜失落之感，试想陈映真如果被译成韩文，还能咀嚼他那种长句慢读的韵味吗？但是，我们还是要感激译者极为细腻的努力，让没法阅读韩文的我们能有机会跨入文学想象世界的庭院。一直到了学期后半，读完《悠悠家园》，同学们才深受感动地说写得太好了，佩服佩服，不但文学性强，一个男作家居然有能力以日记体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书写女性历史生命的长篇小说。

我自己与《悠悠家园》的情感相遇，是在故事最后的结尾，黄哲暎通过女主人公韩允姬陈述了极为感人的一段文字（引在本文的开头），非常精准地揭示了第三世界走过殖民、冷战、分断、威权时代的左翼分子相通的主体精神状态。

韩允姬出身落魄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殖民时期留日时受到左翼思想影响，战后在反共政权下为了求得一家人的生存，托了有点权势的亲戚才得以写下悔过书表示“转向”，但苟且偷生的一辈子却是郁郁而终，靠着坚毅的

母亲把她跟妹妹静姬带大。允姬因而从小就被这条左翼的线索牵引着，父女情深，却又对父亲长年借酒浇愁的自溺感到厌烦。1980年光州事件爆发，已经在偏远的野尖山开始任小学美术老师的允姬，在进步圈朋友的请托下，暂时收留了逃亡中的左翼运动分子吴贤宇，两人在三个月间发生了孤立、淡薄而又浓烈的爱情。醉心社会主义的贤宇当然得走向革命之路，后来被捕入狱，判刑终身监禁。生下私生女银波交给妹妹养育后，允姬为了脱离挥之不去的羁绊，寻找自己的人生，于是远走柏林，继续学习绘画。此时，她见证了柏林围墙倒塌、两德统一的历史时刻。在柏林巧遇来此进修的科学家李熙珠，两人异地相知相惜，熙珠运动圈外人的的人文思想重新点燃允姬的生命微光，无奈熙珠意外车祸身亡。90年代初，弥漫在悲情中，允姬在长期爱慕她的左翼后辈宋荣泰的邀约下，旅经欧洲大陆、西伯利亚回到韩国。病死前，允姬留下了这段文字，而故事中最后阅读了这封近乎无法投递的遗书的，是金大中上台后、假释出狱回到野尖山寻找允姬遗留身影的吴贤宇，两人已经无缘重逢，只能在作家编织的幻象中与女儿银波相见。

文首引文大约写于2000年前后。漫长的全球冷战体制逐渐松动、世界左翼运动消停、亲美反共的威权体制逐渐丧失力量、资本主义横行等，在面临多重变化的历史转折中，黄皙暎用这段文字，通过韩允姬这一长成于革命家庭、从旁参与辅助的角色，总结了战后半个世纪的左翼分子在韩国推动民主化运动的历史心情，我们可以如是理解：是的，革命失败了，改革的路途遥远，横行社会的资本主义虽然让人厚颜无耻地追求享乐，但这又何尝不是在用麻痹的物质生活来弭平一个世纪来人们一次又一次的伤口？至此，冷战建立起来的清楚的、对立的价值观，在政权移转的过程中似乎被搞乱了，但是我们曾经走过，全心投入，这是难以忽视、跳过、抹去的事实。虽然这个糜烂的社会可以被视为一堆遗留的废墟，但是我们没有逃走，“却很爱这里，为这里感到骄傲”。这种近似于爱国主义的心情，并不是认同整个民族的表现，例如我们极度反感政客的伪善，而是为“跟完成了这么多事的人活在同一个时代”感到荣耀，我们认同一起打拼的这些人，大家一起努力过，这种打拼与努力就是对这个地方爱的表现。我们输了，但是很骄傲我们尽